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 文 安 主 编

清宫

轶事

坐观清
宫
遗闻轶事

笑看皇朝云起云落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与清宫秘闻



清宫秘史与清宫秘闻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清宫轶事

◆ 文安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宫轶事/文安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ISBN 7-5034-1437-5

I. 清… II. 文… III. 宫廷—史料—中国—清代

IV. 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514 号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清宫轶事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封面设计: 虞 颢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盛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 10261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90.00 元 (全五卷 本册定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慈禧垂帘内幕	溥雪斋 (1)
说清末西太后	叶恭绰 (4)
慈禧早年轶事	王文普 (9)
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	苏勋丞 (11)
守卫宫廷	(11)
清王朝的“女皇帝”	(13)
慈禧的排场	(16)
傀儡皇帝	(18)
关于慈禧的传说	(22)
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的回忆	叶祖孚 整理 (23)
当上女官	(23)
西方生活渗入古老的宫廷	(26)
慈禧接见外宾	(28)
乐寿堂前的芭蕾舞会	(32)
拜在邓肯门下	(35)
第一个学会芭蕾舞的中国女子	(36)
慈禧喜欢打人	(37)
卡尔画像	(38)

慈禧是怎样美容的	(42)
慈禧过生日	(46)
俄国大马戏团进宫演出	(48)
可怜的光绪皇帝	(49)
袁世凯	(52)
容龄母女出宫	(53)
宫中见闻	溥雪斋 (55)
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	(55)
皇帝出门时的情形	(56)
清宫回忆	溥佳 (58)
毓庆宫伴读英文	(58)
我所见到的宫廷生活	(66)
建福宫大火	(73)
裁撤宫内太监	(78)
清宫的最后一年	(83)
“金黄色”的童年	溥杰 (91)
放生	(91)
会亲	(92)
伴溥仪读书	(100)
奇异的红纸包	(101)
滋长了恢复帝业的幻想	(102)
清宫见闻	溥杰 (104)
破清宫二百年的祖宗家法	(104)
亲人相见相对无言	(105)
宫中“主子”们的奢侈生活	(108)
太妃之间的矛盾斗争	(111)
庚子——辛丑随銮纪实	岳超 (116)

慈禧光绪返京见闻记	李继九 (132)
准备阶段	(132)
过境情况	(134)
清两宫回銮之一斑	张 钊 (137)
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	唐海圻 (141)
溥仪大婚纪实	溥 佳 (157)
“名门闺秀”竞选皇后	(158)
典卖珍玩筹措经费	(159)
纳彩队伍奇形怪状	(160)
民国要人纷致贺礼	(161)
退位皇帝俨然在位	(163)
演戏三天花费惊人	(166)
末代帝、后、妃的婚姻悲剧	焦静宜 (169)
隆裕颁布退位诏书	唐在礼 (176)
清廷退位前后	马士良 (189)
记溥仪出宫	吴锡祺 (197)
溥仪出宫前后琐记	溥 佳 (201)
出宫前夕	(201)
北府中的软禁生活	(206)
五花八门的营救	(212)
引狼入室	(216)
郑孝胥阴谋得逞	(219)
一阵怪风，身陷魔窟	(224)
日本使馆中的“火并”	(228)
驱逐溥仪出宫的经过	鹿钟麟 (232)
善后事项的磋商	(237)

两太妃的迁出和瑾妃灵柩的运走	(241)
溥仪离宫后的两种社会舆论	(244)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仪 (247)
在袁世凯时代	(247)
丁巳复辟	(256)
北洋系的元老	(268)
清宫的风俗习惯	溥 杰 (277)
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	溥 佳 (288)
清宫御膳房内幕	王仁安 (293)
清季的太监	李 光 (296)
机构与官銜	(296)
俸禄与赏赐	(299)
上层太监的生活	(301)
大太监的权势	(304)
太监的刑罚	(305)
晚年的寺庙生活	(307)
李莲英轶事	崔跃魁 (310)
胞妹入宫侍太后 欲做贵妃攀皇亲	(312)
塾师扮太监 提督找先生	(313)
考官遗失总管书笈 李姓童生皆中秀才	(316)
人亡家败 什物甩卖	(319)
关于太监“小德张”的回忆	温宝田 (327)
清廷太监杂记	恒 兰 (333)
“刀儿匠”	(334)
太监阉割手术	(335)
太监入宫前之“验净”	(339)
清代太监等级、职务及几次整顿	(342)

慈禧垂帘内幕

溥雪斋

一般对于慈禧谋杀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御前大臣肃顺事，有很多传奇式的传说，不尽可靠。我现在想谈一下从我父亲（载瀛，贝勒）、伯父（载濂，公爵）口中听到的有关当时几件事情的内幕。

我的祖父惇亲王奕詝，和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是亲兄弟。但是，我的祖父曾反对“太后垂帘”；而他们二人则是因为反对肃顺等而赞成并积极协助“垂帘”的。当东、西两宫太后和奕訢等密谋处分怡、郑二亲王及肃顺等时，我的祖父听到了这一消息，遂在同肃顺等一起聚餐时，当着奕訢的面，用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哪！”肃顺当时也只好低着头连声说：“请杀，请杀！”

在肃顺等失势后，醇亲王奕譞还向慈禧参奏了我祖父惇亲王一本，说他在当时泄露了秘密消息。慈禧因为惇亲王也是道光的“皇子”（即皇五子），怕把事情闹大，遂采取了“抹稀泥”的态度，以不了而了之。她打着官腔申斥奕譞说：“你们都是亲兄弟，他怎能做出那样的事。”从此惇亲王和醇亲王之间，经常有矛盾存在。

慈禧对此事虽在表面上作了弥缝，但在内心中却恨透了奕

谕。因此，在奕谕一生中，慈禧始终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使他一直老死于宗人府宗令的任上。

慈禧对于他的报复还不只此。当奕谕死后，其子载灃按例本应降袭郡王，而慈禧却特命降袭贝勒。恭亲王奕訢因看不过去，据理力陈应降袭郡王；慈禧则以“惇亲王没有什么功劳”为借口，坚持不让。奕訢终于抬出祖宗制度的大帽子来说：“正是因为奕谕没有什么功绩，所以才应降袭郡王。如果有了功劳，那就应该‘世袭罔替’了。”慈禧不得已，虽然到底仍命降袭贝勒，但给加上郡王衔作为转圜。

当时在热河的当权实力派中，虽以载垣、端华为首，但肃顺实为他们两人的灵魂。肃顺等所竭力反对的，只是太后“垂帘”，并非像慈禧等所说的“有图谋不轨”的阴谋。不过，肃顺的骄横，也有他的取死之咎。例如，当时手握重兵的蒙古王僧格林沁到热河朝见时，肃顺等硬不让他去见两宫太后。僧格林沁因写不好汉文，只得用满文字母拼成汉语，写成奏折递了上去。

特别是肃顺等一派和恭亲王奕訢的矛盾，终至达到爆发的程度，连咸丰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当咸丰在热河尚未死时，一天曾秘密地对奕訢说：“你在这里不妥，他们（指肃顺等）将不利于你，赶快秘密地回京罢！”奕訢退出之后，一面密令他的护卫、随侍人等，先到布塔拉庙的后门去等他；一面向怡、郑二王等说：“我就要回北京去，听说这里的布塔拉喇嘛庙很有名，我打算先逛一下再走。可是我的底下人还没有来。你们有轿子，让我坐一坐。”他们听说奕訢要走，很是高兴，遂连声说：“请爷坐，请爷坐！”奕訢坐上他们的轿子，进了庙的前门，匆匆下轿步行到庙后门，带上随从就急回北京了。

咸丰死后，怡、郑二王和肃顺的权势日益扩张起来；同时，奕訢等对于他们的妒恨也随之日益增长。奕訢内心的如意算盘

是，太后“垂帘”容易对付，于是便和太后定下了诛除肃顺等的密谋：奕訢在北京布置，奕譞留在热河；使肃顺护送咸丰的灵柩以安其心；于是遂在半路上先扑杀了肃顺，然后又勒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二王自尽，彻底消灭了热河当权派的势力。

总之，太后“垂帘”的成功，可以说是恭亲王奕訢和肃顺一派争权夺利的结果。至于实现了“垂帘”之后，奕訢终身又受制于慈禧，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了。

（溥杰整理 1964 年）

说清末西太后

叶恭绰

清亡于宣统，但一切败根皆伏于那拉后当国期内，故那拉实亡清之祸首，此言近代史者所公认者也。其人阴鸷、褊狭，不学而有术，但不脱普通妇女性习，故对臣下极操纵驾驭之能事，而不能克展所长，满汉畛域之见，尤牢不可破，卒致于亡国，非偶然也。今述其遗事数则，聊资鉴戒焉。

洪秀全踞金陵，清引为大戚，咸丰帝纳肃顺之策，重用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因得挽回危局，号为中兴。同治初元后以肃顺为敌而杀之，又疑曾、左等皆肃党，以方赖其力对洪氏，表面虽极倚任，心弗善也。逮曾氏破南京，灭洪氏，后对咸丰“谁破南京者封王”之遗诏，乃靳而不予。汉臣之献媚迎合者，遂日言文人拥重兵之不宜，已足令曾氏寒心。次年宣曾氏入北京，以中兴统帅劳苦功高如曾氏者，远道入觐，乃不闻后有何慰劳，劈头第一语即云“你此次带了多少兵来？”足征其猜忌之甚。逮曾氏回奏云不过带了少数亲兵（即卫队），乃又问“你尚有多少好将官？”曾氏复答以好将官多半凋谢，且历引将官中之旗籍人如塔齐布、都兴阿、多隆阿等以实之，足见曾氏斯时畏慎已极，仅冀得全生命。传闻曾氏是日退朝，在所居绕室彷徨，竟夕不能寐。殆后任直隶总督，办理教案，故迁就了结以召清议之

抨击，亦自污之意也。时淮军初立功，后乃速贵李鸿章，令与湘军抗。以曾为人深沉机警，仅得两不破裂。然淮之质固较湘稍逊，厥后甲申、甲午两役皆不得力。清末练新军，徒播革命种子，亦说不到固圉销荫。故清之末祚，始终误在不敢信任汉人，结果乃无一可用之军队。即李鸿章久膺重寄，乃从未一任军机大臣（清制以军机处为真正政府，内阁大学士仅荣誉职耳），其编练新式海陆军，皆迭遭部署之掣肘，且移海军经费以修颐和园，其间固皆有猜防之内幕在。即戊戌后对袁世凯，可谓极端信任，然其实际亦不尽然。故袁一与革命军合，而清祚失矣。

庚子义和团起时，李鸿章方为两广总督，后召之入京，实欲杀之也。李知之，乃托故不行。逮后北京城破，帝后西狩，屡促李北上，李乃离粤至沪，徘徊数月，一方待帝后表示悔祸，一方与各国有所接洽，然后成行，其中经过，亦深堪玩味。闻李在沪时，屡有外人劝其独立，李氏为诸语报之曰：吾年已笃老，你看我儿辈系帝王之才吗？又李到北京议和时，屡斥骂宗室王公不少顾，盖其心不少愤郁也。当李与各国谈判时，力为后解脱，卸其责于厥后治罪诸罪魁，故后心感之。李死，后为之堕泪，闻即因此。当谈判之际，一次李以减少罪魁人数为请，德国代表云：“我亦知真罪魁只有一人，如能办罪，其他皆可不问。”李因不敢再言。

辛丑回銮之后，表面厉行新政，袁世凯乘时崛起，尊宠已极。然后心实慕之，恒疑其拥兵自卫，有不臣之心。一次袁以西洋大臣召至京，会议改新官制，后实不愿有何改革。袁方以功名自见，且收人望，颇纳诸新进之言；他大臣窥后隐，屡齟齬之。一日召见袁，询新官制何久未定，袁历述各方阻力甚大。后曰：“这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你不会杀他们吗？”袁闻之汗流浹背，逡巡而退。退即具奏：修改新官制事须慎重从事，不能草率；臣

因公务积压，即日回津（时北洋大臣驻天津）清理。得旨报可，其事遂归停顿。又后对袁几乎每日均有赏赐，或珍玩，或衣着或食物不等，且命不必具折谢恩，以免外廷侧目，情意优渥，等于家人父子。袁亦每两三日进呈物品一次，后时有旨意，即命来往使者传达，满朝大臣惟袁之差弁得径见后，特典也。一日赏袁以咸丰帝所服之碧霞犀带扣，袁专差折谢，并有所贡。后问其差弁曰：“我前几天给袁世凯的带扣他喜欢么？有服用么？”此差弁乃一极机警者，对曰：“袁世凯非常感激老佛爷的恩典，但因此带扣系先帝御用品，不敢照服，已钉在帽子上顶戴着。”后乃曰，“袁世凯很知礼”。归后述之袁，袁乃急缀之帽上如帽花，但尺寸大且重，在帽上不能熨贴。袁戴此帽，宾客僚属咸以为奇，不知有此内幕。盖后欲试验袁是否敢用皇帝御用品也。

清末新军，推北洋及湖广两方，南洋两广附庸而已。时北洋已成六镇，湖广亦将成二镇，后意不安，乃调张之洞、袁世凯皆入为军机大臣，以袁张本不相能，使之入相，如两鼠斗于穴中，两无能为。同时即分其兵权他属，故铁良、寿勋、凤山之属，即联翩而起。厥后宣统继位，载洵、载涛分掌海陆军，复练禁卫军以相扼制，实皆祖后遗意也。羽翼未成，武汉民军发难（即张之所部），北洋诸军衔宿怨而袖手，且倒戈焉。后可谓弄巧成拙矣。

后少日即极刚敏。当咸丰帝在热河崩逝，端华、肃顺等擅政，后以己子为帝而已乃不得发舒，恨极，乃密召咸丰胞弟恭王奕訢至热，一见即密语之曰：“今大局岌危，先帝崩逝，我想宗社为重，国赖长君，最好由你继位。”时同治即位矣，奕訢大骇曰：“先帝已有太子，且已即位，皇太后何发此言？且此位亦岂臣所可继者？”后曰：“他们不肯同心辅助新君，故我没有法子，或者他们愿意辅助你。”奕訢问：“他们是谁？”后曰：“就是端华、肃顺一班人。”奕訢曰：“他们如敢胡闹，就应该办他。”后

曰：“很好，就交给你去办吧。”奕訢惶遽退去，因密谋所以对待端、肃等之法（其事具载他书，以薛福成《庸庵笔记》为最详核，此不备载），而后遂安然垂帘听政矣。其始尚不得不敷衍奕訢，授为议政王，使之辅政，厥后因奕訢不肯苟同，遂引用醇王奕譞，以其性懦易制，又妹夫也。奕訢屡起屡罢，所以恩礼及摧辱之者皆甚，遂迄不能有所建树，盖奕訢始终惧后以不守臣节杀彼，致终身在危栗中。其晚年以集唐诗自遣，有句云“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即所以自况也。

同治帝之歿也，实自有手书遗诏，交上书房总师傅某公携出（相传乃李鸿藻），知之者惟同治帝及其后与某公三人而已。乃未出外宫门，已为后所知，召某公往，某不敢隐，云有此事，正将谒皇太后请旨。后曰拿来看，及看乃曰：“小孩子胡闹，且搁在这里罢。”翌日帝崩，乃另令人拟遗诏，前此手诏已不知去向矣。手诏内容，传说不一，闻中有立溥伦嗣位及奕訢辅政之语。溥伦为同治侄辈，如嗣位则应以同治之后为皇太后，则后当称为太皇太后，已隔一辈，加以奕訢辅政，后势必退处无权。故改以光绪继立，光绪乃奕譞之子，时方三岁，为同治弟辈，后当仍为皇太后也。又其母为后之胞妹，因此悍然别造一遗诏。而与闻其事之某公，则终身阳尊而阴远之。同治后则不得其死焉。

同治后之死也，固以与闻遗诏故，其他因则以遗诏一改，光绪继位，同治遂无继嗣，后日夕悲啼，那拉后遂摭他事责之，谓其待帝疾不谨，后愈痛心，那拉后诘责不已，遂致相诟，那拉后有逐之出宫语，后曰：“我是从大清门入的，须从大清门出。”意谓其乃正式册立之皇后，非任人可废也。那拉后以此言乃讥其由宫嫔出身，怒益烈，凌逼愈甚。后乃邀其父崇绮入宫商议，崇绮云：“皇后既如此伤心，不如跟了大行皇帝去罢！”后因绝食而死。其后那拉后与光绪不睦，立大阿哥为同治后，乃强崇绮为之

师。外兵至，崇绮全家殉难焉。

那拉后之立光绪也，本欲以为傀儡，及光绪浸长，彼此意复不合，后之待光绪，乃肆其残酷。世人已周知之事实，毋庸赘述，有数事颇可纪者。光绪中叶，宫中已有电灯，一日，光绪所居电线坏，内监不敢言，次日乃求李莲英陈之后，盖光绪决无权可以直接命人修理也。诂后闻言，良久乃曰：“电灯既坏，就不用点罢。”于是光绪所居，既无电灯，复无其他灯烛。又光绪因病恒苦口渴，而茶不能时得（因未请后旨意，无人敢私以饮食进，而又无人可以时时请旨也），遂恒饮漱口余水，故时患泄泻。又一日，光绪遇奕訢之女（那拉义女，世称大公主），告以汗衫裤已多日未易，乞其假用，大公主乃归取其子所用者密进之。又一次，光绪病后渴后，后乃赐以极浓腻之炖猪肉，宫中凡赐食，例须当面食罄，于是光绪勉尽一器，遂乃再病。又光绪曾问翁同龢：“天下食物，我想顶好是烧鸭，你吃过没有？我也不容易吃得着。”所谓玉食万方，贵为天子，其所受如是而已！

（1959年）

慈禧早年轶事

王文普

先父王继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绪时在内务府工部任带匠，正五品。由于为慈禧办万寿有“功”，先父两次受嘉奖。一次换成亮兰顶子（正三品），一次又要换顶子，父亲当时说：“老佛爷，您不用给我换顶子了，给我换个武补子罢。”这样，先父由文补子换成了武补子，即由飞禽换成了走兽。“带匠”是干什么的呢？因为宫内修理房屋的人不是太监，而是一般的工人，怕他们不懂宫内的规矩、礼节，如皇上来了怎么办？一般妃嫔来了又怎么办？这些全由带匠负责招呼。

我们王家到我祖父时有三支，一支住地安门外福祥寺胡同，一支在海淀，一支在南苑槐房村。我父本来是福祥寺这一支，是先祖父的幼子，大排行行六。后来，父亲过继到槐房村我祖父锡昌名下，因为这一支我祖父只生了两个女儿：一名淑芳，是我大姑，一名常桂，比我父小。因为她俩都没结婚，所以我们弟兄四人管大姑叫大爷，管二姑叫阿玛（满语，即父亲；也有的旗人叫姑爸）。因此，我父将原名桐声，改为继顺。

我们是正黄旗——汉军旗人，祖籍是辽宁省海城县、牛庄、童儿堡。清政府进关时随“龙”来京，先是在通州充当“网户”，但网户是什么意思，父亲没解释过，只是说我家的祖坟在通州，